宗教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王 冰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社会人口的发展产生不同性质的深层影响。首先,宗教观念会促使人们形成多子多孙和自然生育的生育观,或厌恶生育的生育观;其次,宗教感情会促使人们以宗教意志和教义要求来规范自己的生育行为;再次,宗教礼仪、生育祈祷和宗教禁忌影响着人们的生育率水平;最后,宗教组织的规模及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婚配状况和人口增长的速度。

宗教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长期以来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对人类本身生产过程中的生育观、生育行为和数量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迄今依然存在。

一、宗教观念影响人们的生育观

灵魂观念、神灵观念和神性观念这三种最基本的宗教观念,会对人们的生育观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效应。

1. 神灵崇拜观念,促使人们形成渴望多子多孙的生育观。各种宗教都有自己崇拜的神灵,在这些神灵中,既有最高的神,也有一种专门管理有关婚配和生育的职能神,他们都管理着人类的婚姻、配偶和生育。最高神灵对生育的影响将在后面讨论,这里只分析生育神灵崇拜观念对生育观的影响。古巴比伦众神之中,女神宁哈沙格,也是生育女神;恩凯神负责掌握能生育的男性精液;伊南娜职能众多,负有爱情之神和性欲之神的职能。我国的门巴族、毛难族、白族、羌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崇拜的神灵中,专门管理生儿育女的神就有近10个。如壮族的“花婆神”,就是专管生儿育女的女神。壮族妇女分娩时,要在床上铺上纸花,逢年过节要带孩子去祭花婆,以求花婆神灵保佑多生儿女。羌族老人总在教育子孙敬奉“白石神”(诸神的代表)时说:插九枝木香,生九个儿子,立九个门户,冒九股炊烟。以求多子。毛难族的“婆王”,基诺族的“披莫娘娘”,土家族的“阿密妈妈”等都是专司生育之神。我国民间广泛敬奉的“观世音菩萨”,被人们誉为“送子观音”,也负有管理蕃衍生育的职能。宋兆麟先生对生育神进行了专门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①

神灵崇拜观念中的生育神崇拜观念,实际上是生育力崇拜观念即希望人类蕃衍生息的宗教观念的反映。古今中外都曾出现过的女性祖先和男性祖先崇拜,是一种典型的氏族宗教。这种氏族宗教,对女性祖先和男性祖先的崇拜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女阴崇拜和男根崇拜来表现的。这是由于女阴和男根在生育上的作用逐步被认识和重视及生育对氏族力量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其直接目的是为蕃衍众多的子孙。如女阴崇拜的象征物图纹如蛙纹和鱼形图,充分说明了这种目的。再如对有些神的塑造,也表现了对生育力的赞美。古代埃及人最为崇拜的奥西里斯神,是尼罗河水中丰产之神和生命之神;塞特神是一个强暴可怕、侵略成性的神,也是一个

不生育的神。在西苏丹的多贡发现的类似的神话中,诺莫神是一个丰产的有幸福配偶的神,其象征图形为鱼形;而尤拉格神则是一个不幸的、不生育的角色,他住在荒原上,没有伴侣,被描绘为“灰色的狐狸”。^②

这些对生育神赞美和对不生育神贬低的观念,是宗教信仰者们宗教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它制约着宗教信仰徒及对神灵崇敬的人们对生育问题的认识。在社会生活和人类本身发展的实践中,他们必然会按照生育神的观念和对生育之神的赞美观念来认识生育问题,形成自己的生育观念,使自己的生育观与生育神灵的观念和对生育神赞美观念所要达到的目的——促进人类的繁衍相适应,这样在宗教活动中就自然促使人们形成一种渴望多子多孙的生育观念。

2. 神性观念等,会促使人们形成一种自然生育的生育观。整个世界都是神创造的,神以自己的意志和命令来支配世界和人间的生活,是神性的基本观念。宗教神学家们宣称上帝全智、全能、全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决定于上帝的安排。他们用这种神性观念来说明世间一切事物和人的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是上帝预先决定的。如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凭空创造万物,并前定了万物未来的命运。穆斯林的美德就是顺从真主的安排,顺受真主的前定。既然世界的万事万物和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上帝预先安排的,那么人类的重要活动——生育活动,很自然也是上帝预先安排好了的,因此,人类的生育是上帝的意志和上帝的命令。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徒和崇敬神灵的人们,必然要按照神性观念来看待生育问题,来认识生育行为。所以这种神性观念,就成为制约宗教信仰徒和崇敬神灵的人们生育观念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宗教信仰徒们和崇敬神灵的人们,都是按照宗教教义和神性观念,将人类的生育行为看作是“上帝的旨意”或“天命神意”决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认为,孩子是真主赐给的,真主赐给多少就生多少,直到不能生了为止。因为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明确指出: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他欲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欲给谁女孩,就给谁女孩;欲给谁男孩,就给谁男孩。^③在生育上人们只能遵从天命神意的安排,顺从上帝的前定。信仰小乘佛教的人们也认为,妇女生儿育女是命中注定的,是佛的安排。妇女生孩子如同鸡下蛋,生完了就完了。^④实际上这些神性观念决定的生育观,是一种自然生育的生育观。它是现代社会以前,人类长期自然生育状况在宗教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按照这种神性观念来看待生育问题,必然会将宗教信仰徒和崇敬神灵的人们的生育观塑造为自然生育的生育观。只有自然生育的生育观念,才是符合神性观念的要求的。

有些宗教具有的“善恶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的思想观念,不仅对其信徒影响很大,而且对一般不信教的人们也有很大的影响。“善恶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为众生描绘了一个幸福的“来世”境界,使人们寄希望于来世的虚无幻想。这种宗教观念,也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因为具有这种宗教观念的人们,以行善积德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导思想,将含辛茹苦地生养子女看成是现世积德的一种行善行为;生养子女越多,功德积聚也就越大,希望以此得到神灵的保佑,以便自己开启通往来世的道路,后世不再受苦受难。这种思想观念,又会刺激人们对子女众多的向往;同时,在传统小生产的社会条件下,子女多,劳动力也就多,就能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因而子女众多又会受到社会的称赞。“功德报应”观念,则会将其解释为前世的功德报应。因而“功德报应”观念,则起到刺激人们形成一种向往子女众多的自然生育式的生育观念的作用。

3. 也有些宗教观念,如佛教教义中的八苦等,则对人们的生育观产生着与前述性质不同的效应。我国藏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喇嘛教,深深地打下了佛教的印记。佛教教义讲到人生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五阴盛苦),人的诞生或生育之苦列为八苦之首,所以对信仰喇嘛教的藏民影响很深,使他们认为,生育是苦中之苦。^⑤在喇嘛教的影响下,人们认为,生了儿子,他将来长大后要宰杀牲畜。生了女儿,她将来长大后要踩死虫蚁,因而生育伤生,欠下拉命债。喇嘛教还认为,子女从母腹中就开始受苦,直至长大成人,均在找吃、找穿等等烦恼之中。所以,“生育即拉命债”,“生育即烦恼”,“生育乃前世冤孽。”^⑥佛教认为,人生极苦,涅槃最乐。因而,也就把生儿育女视为极苦之事,而且是徒劳无益的,只有死才是极乐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和佛教的这种对生育行为的认识,与其它宗教对生育行为的认识截然相反,因此,它对人们生育观产生的影响,性质也就完全相反,促使人们产生一种厌恶生育、取消生育的观念。这是一种更为荒谬的违背生物学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生育观念。

在社会经济条件极落后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十分困苦,这种生育观会在信徒中发生作用,阻碍人口的繁衍。但当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时,这种生育观的影响就会日益削弱。我国西藏地区民主改革以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该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日益加快,这说明在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过程中,喇嘛教厌

恶生育、取消生育的生育观的影响在日益削弱,而神性观念对生育的作用则日益增强。如“生与不生,生多生少,都是前世注定”,^⑧都是佛的安排。对生育的这种认识,又会促使人们逐渐产生一种自然生育的生育观。因而,喇嘛教和佛教对人们的生育观,实际上起着双重的效应。

二、宗教感情制约人们的生育行为

各种宗教信仰会引起宗教信仰者情绪上的反应,激发起他们的宗教感情,他们自然而然地会从内心深处对神产生尊敬、景仰、神圣和畏惧等各种各样的宗教感情。它是人们发生各种行为的直接推动力,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 对神的崇敬感情,会促使人们按神灵的意志和教义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生育行为。许多宗教都通过最高的神灵和教义来鼓励人们结婚和繁殖子孙后代。在印度的婆罗门教义中,吠陀歌者时常表示出他们自己血肉传嗣的志愿并希望结婚的男女多生孩子。古波斯教的始祖索罗亚斯德在自己著的圣典中说,结婚吧,青年人!因为你的儿子接续你,你知道人类的长链是永远接连不断的。^⑨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也说:“你们结婚!你们繁殖!我将在来日以你们与各民族竞赛”,同时《古兰经》还规定了不同情况的男人应选择什么样的女人作妻子。如“你们与你们之中独身者,并与你们的仆婢中的清廉者结婚”、“你未得娶穆民贞节女之资者,则(娶)你们右手所辖的穆民婢女……”。^⑩在《旧约全书》的“创世纪”中记载着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他们是人类的始祖,并吩咐他们繁殖子孙,“你们要生养众多……”,从中看出上帝希望人类多多地繁殖,获得众多的子孙。印度教教义指出:上天创造妇女,就是为了生儿育女,上天创造男子,就是为了繁殖子孙。因此,在婚礼上,来宾要向新娘祝愿说:“愿你是八个儿子的妈妈”。以此,祝愿人们多生子女。既然这些神灵都鼓励人们结婚和生育,希望人类生育出众多的子孙,而且各种宗教教义也都认为生育是神的意志和神的命令决定的,那么对神灵怀有的崇敬感情,就会促使信仰者将神灵的意志、命令和宗教教义的要求作为自己生育行为的准则,来规范自己的生育行为,从而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一种鼓励和刺激作用,促使人们形成一种早婚、早育、密育、多育的生育模式。

2. 神意天命一致所产生的安宁和慰藉感,必然促使人们的生育行为以自然的方式进行。因为人类是由神灵创造的,因而人类的生育自然也是神的意志所决定的,信仰者们认为只有按照神意的指使来生育,才符合神灵的旨意、才是敬仰神灵;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神灵的宽恕和保佑,自己也会因此而产生一种安宁感。各种宗教差不多都讲善恶报应,认为一个人行为的善恶,不仅会影响本人的后世(行善不死成仙,行恶死后为鬼),而且还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命运。这些教义会影响到信仰者的生育动机和生育行为,他们会认为按照神灵的安排去生育,不仅是自己的一种功德,而且还会使自己的子孙也得到神灵的保护,因此得到慰藉之感。因而信仰者们只有当自己的生育行为与神意天命一致的时候,才能在感情上得到安宁、慰藉感。而要获得安宁、慰藉感,又必然要使自己的生育行为以自然的方式进行,不能自作主张,而违拒神意和天命。

实际上不少宗教教义,起着刺激人们早婚、早育和自然生育的作用。这些教义深入人心,使人们认为,只要按照这些教义来规范自己的生育行为,就能和神灵的生育要求一致,就是对神的敬重,自己也会因此而获得安宁和慰藉感。伊斯兰教教义规定,女子九岁,男子十二岁“出幻”。达到出幻年龄,就表示已成年,男子要举行割礼,女子要穿耳洞。出幻后就可以做礼拜,也允许结婚。因此,伊斯兰教信仰者就会按照教规许可的出幻年龄来结婚,认为这就是真主的要求。我国解放前信奉伊斯兰教的教民一般是女子在十二、三岁,男子在十三、四岁时就结婚。解放以后婚龄虽有较大的提高,但仍然偏低。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早婚年龄,1949年是15.5岁,1960年是15.1岁,1976年是14.8岁,1980年是16岁。^⑪宁夏泾河源乡1986年至1987年6月有121名回族姑娘结婚,其中56人不足18岁,占46.3%。^⑫伊斯兰教教民间也还有14岁就结婚的。在这些信仰宗教的地区,早婚必然会带来早孕、早育,使女性生理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就开始结婚、生育,他们的生育基本处于自然生育的状态。这样,宗教感情就促使他们形成早婚、早育、密育的生育状况。另外,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若你们恐怕对于孤女不公,则你可娶之所爱者两个,三个,四个”。这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

3. 对神灵的畏惧感,也会促使人们自然地生育。宗教信仰者们,对自己崇敬的神灵还有一种畏惧感。他们随时会把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与上帝的惩罚联系起来,惧怕自己的言行违背上帝的旨意而产生罪恶。这种

对神灵的恐惧感,使信仰者在生育的言论和行为上,都惧怕自己会违背上帝的意志和命令,会获罪或得到报应,而这种恐惧心理,又加强了他们在生育方面遵奉神圣诫命的必要感。因此生育上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要遵从神命和教规。即使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再艰难困苦,也不敢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在人类的生育活动由必然走向自由的进程中,自觉控制自己的生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时,伊斯兰教教民们仍不敢自己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而依然要遵从圣典和教义的要求,听从阿訇的指使。阿訇不同意进行生育控制的地方,一切生育控制行为都会受到宗教的惩罚,如不让念经,不让进清真寺,不让用水等,使生育控制行为成为一种负罪行为,信仰者会因此而产生负罪感。^⑧因此,对神灵的畏惧感,促使信仰者希望获得上帝的宽恕和仁慈,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的生育行为又必然不能进行任何人为地控制,只能由神灵来安排、决定,所以必然会促使人们自然地生育。

三、宗教行为影响人口生育率

各种宗教行为如宗教礼仪、宗教祈祷和宗教禁忌,都会对人口生育行为和实际生育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1. 宗教礼仪,会影响人们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有些宗教在人的一生中各个时期,如受孕、出生、成年、结婚和死亡等不同时期,都要进行一套复杂、残酷而神秘的宗教仪式。而这各种宗教礼仪,则会对人口的生育行为和实际生育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一个人发育成长到一定时期,要举行成人仪式,并且有些地方的成人仪式较为残酷。如割礼,男孩子成人时要割除生殖器的包皮,女孩子也有行割礼的。“开罗家庭计划协会”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访问的现代埃及年轻妇女中,有90%的人承认,他们的一部分阴蒂和阴唇被切除过。^⑨也有一些较文明的成人仪式,如女孩成人时,改换成人装束,单独修建一间小房或另设一顶帐篷,让其单独居住一段时间。行了这种成人礼后,发生性关系和生育就成为合乎某些宗教要求的行为。因而促使年轻人希望早日成年,能结婚或发生性关系,这样,就促进了生育率的提高。如我国南方有些少数民族在行成人仪式时,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单独的小房或帐篷内接待异性。当双方情投意合时,就可以同居,发生性关系,怀孕,生育,这样自然而然地就把早恋、早婚、早育结合在一起,使生育率水平提高。再如人死亡时要举行葬礼仪式,信仰宗教的人们一般都认为,隆重的葬礼和众多子孙后代的哭泣送行,是他们一生功德的体现,并有助于进入天堂。因而人们为了日后有隆重体面的葬礼,也需要生育众多的子孙后代,其结果也会促进生育率水平的提高。

2. 生育祈祷,会影响人们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祈祷是宗教信仰者与自己崇敬的神灵进行沟通、求得神灵帮助、来满足自己需要的宗教行为方式。人们在生育问题上的祈祷,是众多宗教祈祷之中一种重要的祈祷形式。从古至今,众多的善男信女都在各自崇敬的神灵前面祈祷,以求神灵赐给其众多的子孙。如众多生育神,就是人们直接祈祷的对象,最高的神更是人们生育祈祷的重要对象。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存在原始的自然生殖崇拜,在崇拜的象征物前祈祷后,夫妇当天要交欢,以求多得子女。马尔萨斯曾发现:“许多国家把子孙满堂作为祈祷的目的。拿回教来说……它把生育子女以赞美造物主当作是人们应当奉行的一大教条,因此子女最多的人也就被认为是最完美地完成了造物主对他的要求”。^⑩观世音菩萨是我国人们进行生育祈祷的重要对象,众多的信徒以及并不信教的人都向她乞求子女。对生育子女的祈祷,会影响人们对生育问题的认识,并会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的作用,最终促进生育水平的提高。

3. 生育的宗教禁忌,会直接促使生育率水平的上升。有宗教信仰,就会有宗教禁忌。生育的宗教禁忌,是一种重要的宗教禁忌行为(或宗教禁忌活动)。既然宗教用上帝的意志和命令作为人们生活和行为准则,那么,它也必然会设立一整套宗教禁忌,用天堂、地狱和因果报应的对比,阻止不符合上帝意志和命令的思想行为,来保证上帝意志和命令的实现。在生育这个人类社会重要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既要将上帝的意志和命令作为人们生育思想、生育行为的准则,又要设立生育的宗教禁忌,禁止并消除不符合上帝意志和命令的生育思想及生育行为,保证上帝生育意志和生育命令的实现。而那些生育的宗教禁忌行为的结果,必然会直接促进生育水平的提高。

在生育问题上的宗教禁忌,“是要取消一切限制人口增长的方法,只有节制性欲除外”。^⑪具体来说,一是反对避孕,二是反对堕胎。生育的第一种宗教禁忌,是避孕。基督教强烈地反对避孕行为。《旧约全书》的“创世纪”中记载着,犹太的长子死时没有子嗣,犹太对他另一个儿子欧南说:去找你哥哥的妻子,和他结婚,为他育

种。欧南在去找他嫂子时将“种子”(精液)洒在地上,以免替哥哥“播种”。这件事让上帝感到不悦,因此杀死了欧南。基督教认为一切避免怀孕或阻止怀孕的避孕方法,都是一种重大罪行,都要受到严厉惩罚。一个当代美国学者研究公元6到9世纪保存下来的20种悔罪诗篇,发现绝大多数对“导致不孕的毒药”等避免怀孕的行为都有相当严厉的惩罚,要处以3到15年的苦刑。如采取传统的性交中断法避孕要处2到10年的苦刑。罗马天主教近两千年来一贯强烈反对避孕,一直到1986年教皇保罗六世还发表声明,重申反对避孕节育。

生育的第二种宗教禁忌,是堕胎。不少宗教认为堕胎是一种犯罪,有的认为堕胎是一种谋杀,因此严格禁止堕胎行为。有的神学家认为胎儿在40天时才具有灵魂,所以妊娠40天以内的堕胎罪要比避孕罪轻一点,这还由于堕胎本身给当事者带来的痛苦也意味着是对其惩罚。圣·杰伦曾说,妇人以邪恶的毒液来堕胎,如果因此而死,那么她下地狱时就犯了三重的罪行:一是自杀,一是背叛她天上的新郎——耶稣基督,一是谋杀她尚未出生的孩子。我国伊斯兰教盛行的某些地区,实行避孕节育相当困难,教民不能作结扎手术,不能上避孕环,也不能吃避孕药。采取避孕节育措施的教民,常常受到歧视、讽刺和打击,因此,这些地区的节制生育措施的普及率明显低于不信教地区的水平,如1986年云南傣族已婚妇女节育率水平,大大低于宗教影响较小地区的节育率水平,其中宗教在生育上的禁忌影响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它直接助长了人口增长的速度。

由于伊斯兰教反对人工流产和节制生育,所以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是当代生育率水平最高的国家。如1981年伊斯兰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埃及是41%,利比亚是47%,苏丹是48%,伊拉克是47%,阿曼是49%,科威特是44%,沙特阿拉伯是49%,阿富汗是48%,孟加拉是46%,其它一些伊斯兰国家出生率也在40%左右。他们仍然处于自然生育状态,所以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印度教也反对人工流产,因而印度多年来人口出生率一直很高。1950—1954年间是42.30%,1955—1959年间为44.1%,1960—1964年间为44%,1965—1969年间为41.3%,1972年是39.9%。拉美地区广泛信仰天主教,其生育率水平也相对较高。生育的宗教禁忌,通过禁止采用节制生育措施,起着刺激人们生育、诱导人们追求多子女的作用,从而直接促进或保证人口高出生率、高增长的实现。

四、宗教组织阻碍人口增长

宗教组织制度,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来影响人口发展的。

1. 宗教组织使大量教职人员与生育活动相分离,阻碍了人口的增长。各种宗教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的、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方面原因,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发了不同层次人们的宗教信仰,使献身于宗教事业的教职人员大量增加,因而宗教组织——教会、寺院和僧团也迅速发展。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发展成世界性的宗教,在整个世界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有些地区性的宗教,在其流行地区也产生着巨大的作用。这些宗教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信仰者作为教职人员。

我国历史上的北魏末年,仅洛阳就有寺院1367座,州郡有寺院30000余座,僧尼多至2000000人。解放前夕,西藏地区有寺院2711座,僧尼有120000人。解放初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僧侣有79321人,占该州藏族人口18%,甘孜县僧侣占总人口的46%。1957年初甘孜县僧侣仍占总人口的33%。这里面还没有将已还俗的僧侣计算在内,如果将还俗的人计算进去,这个比例会更高。据甘孜藏区15个县的统计资料,1935年到解放初的近20年间,甘孜藏区喇嘛人数平均增长85%,雅江县增长501%。有些宗教还将教职人员的招收规定作为宗教组织正式制度,使教职人员的招收具有一种很强的约束力,强制发展僧侣。如我国喇嘛教流行的藏族地区,农牧民子女中,必须二子有一,三子有二当喇嘛。一些大寺院规定,农牧民生子以后应立即报告寺院,登记为记名喇嘛。这些记名喇嘛九年后便要入寺院当小扎巴。如果他们夭折,则必须补送,甚至独子也要送去补缺当喇嘛。各种宗教组织中的绝大部分教职人员,都被教规限制,而不能结婚、成立家庭,因此,数量庞大的宗教教职人员,就与人口的生育活动相分离,他们不能从事生育活动,不能繁衍后代,因而促使教区人口生育水平下降,起着阻碍人口增长的作用。

2. 宗教组织使社会婚配性别比例失调,造成生育率水平的下降。宗教组织中从事宗教专职事务活动的教职人员,男性的人数较多,他们在男性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如我国四川甘孜县僧侣中,喇嘛、扎巴等男性僧侣占男性人口的50%以上。这样,大量的男性教职人员专司宗教活动,不能参与婚配,使整个社会适龄婚配人

口中男性的比例下降。其结果会造成婚配的性别比例失调:男性比例偏低,而女性的比例偏高。由此使相当一部分妇女在婚育期内无法正式婚配,她们无法过婚姻生活或只能过非婚性生活。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没有婚姻生活,不能参与生育活动。那些有非婚性生活的妇女,也因其性生活不正常、不稳定,生育率水平也很低。如1981年四川甘孜州炉霍县宗塔牧业公社调查表明,当时该地有非婚生育妇女81人,已生育子女125个,平均每人生育1.54人。由此可见,其生育率水平是较低的。

3. 宗教僧侣不婚及由此形成的婚配性别比例失调,会造成性病流行,引起不育或少育。大多数宗教教义都有宗教僧侣不许结婚的规定,使僧侣们性生活的生理需求不能得到合法的满足,因此,会造成性关系混乱。另外,有些无法找到法定配偶的女性,为满足其生理要求,也会造成社会性关系的混乱。性关系的混乱极容易使人们染上性病,促进性病的传播。据四川甘孜州卫生处的报告,该州1952年性病患病率,农区为40%,牧区为50.7%。1953年中央第二民族卫生队在四川阿坝州的若尔盖县牧区诊断疾病的分类,性病占病例的72.8%。

性病的流行又会引起妇女不孕和少育,同时患性病的妇女所生的婴儿死亡率极高。据1959年以前的调查,四川甘孜州因性病不孕的妇女约占4—7%。由于以上各方面的原因,从清朝雍正年间(1723至1782年)到民主改革的二百多年中,藏族人口下降了40.5%。

藏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以后,大批喇嘛、扎巴(约占藏族人口的三分之一)还俗,使婚配性比例上升,如四川甘孜县农村性比例由民主改革前的75,发展到70年代略高于90。同时性病患病率下降。这样,妇女在婚配中的过剩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因而结婚率上升,生育率水平提高,人口增长速度加快。

注 释:

- ① 宋兆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
- ② 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 ③⑨ 《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267页。
- ④⑤ 殷丰:《宗教与少数民族人口的婚育》,《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5期,第38、39页。
- ⑥⑦ 王瑞玉、张光显:《四川藏彝族人口发展特点初析》,《西北人口》1984年第1期。
- ⑧ 转引自杨中新、孙国彬:《马尔萨斯的昨天与今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 ⑩ 《计划生育年鉴》(1987),第134页。
- ⑪ 李温:《近期宁夏回族聚居地区婚姻状况现存问题调查》,《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 ⑫ 李宏规:《固原地区多孩生育情况与原因分析》,《人口与经济》1985年第7期。
- ⑬ 蕾伊·唐娜希尔:《人类情爱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 ⑭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3页。
- ⑮ 罗素:《婚姻革命》,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本文责任编辑 邹惠卿)